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一







九之四

御史中丞李恭惠公

公名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中進士第再調昇州觀察推官知興化軍通判曹州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以公使陝西特遷一官除三司戶部副使爲淮南轉運使知秦抗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 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 上即

九之四

八

謝曰

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揚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



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  
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  
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  
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驚服邊境之事瑋  
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  
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  
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矣  
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聞記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  
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

九之四

八二

謝四

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  
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  
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  
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  
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  
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  
而德明謂及寮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  
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  
辨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  
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



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聞記

李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一日冒雪出郊衆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兒自是恥其風俗之薄也

晁以道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邀時士女環左右終三

九之四

六三

謝四

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筆談



九之五

御史中丞孔公

公名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舉  
進士爲寧州軍事推官改知仙源縣奉  
孔子祠 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  
出知鄆州徙青州明道二年召爲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出知秦徐兗州復  
入爲中丞出知鄆州中道病卒年五十四  
公仕當今 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  
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

九之五

陳闡

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  
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  
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  
之嘗爲御史中丞矣 皇后郭氏廢引諫  
官御史伏閣以爭之求見 上皆不許而  
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  
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  
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 王荆公撰墓誌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執頗驕橫後  
宮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 太后崩



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父自所由除殿  
直賞賜無筭恩寵傾京師郭后妬屢與之  
忿爭尚氏常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  
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查  
上頸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  
大臣而謀之上因以示呂夷簡且告之  
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  
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  
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  
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祕閣校理范

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宜早息此議  
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勅  
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  
后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孔道輔恠閤門不受章奏遣吏  
訶之始知其事奏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  
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  
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宣祐監  
官官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鐶大呼曰  
皇后被廢柰何不聽我曹入諫官者奏之



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  
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誼諱夷簡曰廢后  
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  
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足法邪自餘廢后  
皆昏君所爲 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  
更勸之効昏君所爲乎夷簡拱立曰茲事  
明日諸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  
簡卽爲熟狀貶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  
有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道輔等始還家  
勅尋至遣人押出城仍下詔云云十一月戊

子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 上直以一  
時之忿且爲呂夷簡閻文應所贊故廢之  
旣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  
楊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 上遊後園  
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遣  
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夷簡文應聞  
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鑿官故以藥  
發其疾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  
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  
日先具棺器請推按起殓狀 上不從但



以后禮葬於佛舍而已或曰章獻初崩上與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等相結使為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

惡郭后

記聞○公孫中書舍人本中嘗言温公日錄涑水記聞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

偽如郭后之廢當時論者止以為文靖不合不力爭及罷諸諫官為不美爾然後來范蜀公劉原父呂縉叔皆不以文靖為非蓋知郭后之廢不為無罪文靖知不可力爭而遂已也若如此記所言則是大姦大

九之五

四

陳聞

惡罪不容誅當時公議分明豈容但已乎

公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屈中而公果出

墓誌



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止如此而執政又以謂

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

墓誌○又東坡志林云聞之蘇

子容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勘馮士元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也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傅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

九之五

八五

陳開

公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



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  
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  
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

墓誌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  
以先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  
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  
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  
者孔曰非爾所知 天子春秋鼎盛方且  
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  
不累聖德乎聞者嘆伏

澠水燕談宗翰  
道輔之子也



九之六

起居舍人尹公

公名洙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調河南府戶曹叅軍知光澤縣召試除館閣校勘貶監郢州酒稅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范韓二公出爲經略安撫副使復以公爲判官降通判濠州韓公知秦州辟通判州事改知涇州徙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移知慶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

九之六

一

列本

監均州酒稅卒年四十六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



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

窮以死

歐陽公撰墓誌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

墓誌

康定元年春夏人寇延州大將劉平戰死

天子命夏公開府永興以經略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

八九之六

八二

增本

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

爲專徙通判濠州

韓魏公撰墓表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  
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  
害而堡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來服  
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  
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叅議懷敏行營軍  
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墓表

涇原乘葛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罇百  
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寧時宣徽使鄭公  
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滄議遣其  
屬董士廉與滄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

道二百里脩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  
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  
不登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衆且由黃  
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  
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引堡屯  
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撈一二日之  
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  
便詔從之會鄭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  
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  
不已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



主張忠代滄滄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滄等功朝廷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墓表○又記聞云先是渭州而路巡檢劉滄建築以為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出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都部署鄭戩以狀聞命滄及董士廉董其役會韓琦宣撫陝西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地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滄士廉令還滄士廉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成之洙怒以二人違節制命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滄士廉於德順軍及周詢還是戩議乃徙洙慶州

范公既罷政事當時眾賢執政皆指為朋黨

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

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募表○又南豐雜識云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

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當得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



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  
其籍可取視之湜闕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  
後洙在隨州而孫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  
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  
甫問曰劉湜按師曾欲致師曾於死而師曾絕口未  
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  
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廼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  
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  
好善之心過於嫉  
惡之翰以謂信然

師曾在均州得疾泐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

頽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

及其私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墓誌。范公作

師曾文集序云師曾來南陽一日子謂師曾曰將與  
韓公推圭歐陽永叔述君之行而分俸以濟君之家  
君其無憂師曾舉手曰君言盡矣吾不復云翌日再  
往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又記聞云

九之六

八五

列永

尹師曾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曾得疾即擅  
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  
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曾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  
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  
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  
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  
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按涑水記聞所載如此  
與范歐二公所記已不同而沈氏筆談所記尤詭異  
今不復載

師曾當天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

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

在其間故於西事尤習其詳欲訓土兵代

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

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曾亦去而得



罪矣

墓誌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脩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

墓表

文章自唐之衰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

八九之六

八六

劉永

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

墓表

師曾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

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聳慕焉

范文正公撰文集序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曾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蚤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曾乃出韓退之文學之蓋公與師曾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曾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曾約分撰其後師曾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



史頌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脩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原自有次第也

聞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

九之六

八七

劉永

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止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

聞見錄

韓魏公表公之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邪徑故



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曾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曾

為愜爾

魏公別錄

師曾兄源字子漸與師曾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曾

八  
九之六

八

列本

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  
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  
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  
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及范  
公與韓富諸公皆罷而師魯與一時賢士  
亦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往往  
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

卒

歐陽公撰墓誌○又名臣傳云渙即劉滄之兄也滄嘗訟洙文致其罪而源乃揀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九之七

尚書余襄公

公名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試書判拔萃擢集賢校理坐言事落職貶監筠州酒稅慶曆中除右正言修起居注知制誥出知吉州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更授左神武大將軍辭不就知虔州丁父憂起爲祕書監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知潭州改青州召爲廣西體量安撫使移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

尚書代歸道病卒年六十五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

公撰神道碑

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絨口避禍無敢言者公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爲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旣上落職監筠州酒稅尹公洙歐陽公脩相繼



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亦得罪遠謫時  
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爲四賢

蘇台

文撰  
行狀

慶曆三年 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  
公姓名除右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  
無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于太微端門  
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與歲相犯皆主  
兵喪及饑蓋木爲德金爲刑惟金沴木五  
行所忌願 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未  
幾火開寶寺塔 上遣中貴人取塔基舊

九之七

八二

万十四

瘞舍利入禁中相傳以爲能出光景自  
天子至于宮掖雜出寶貨將復營建舉京  
師王公大姓莫不信嚮公論之曰天火之  
致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荅天意且  
自西陲用兵以來民苦賦役不聊其生至  
有父子夫婦携手赴井死者其窮至矣今  
復以其膏血之餘營建佛塔非所以荅天  
戒慰民心也昔梁武帝造長干塔亦有舍  
利光恠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於人此亦  
可以爲鑒矣公之論事不避忌諱大率類



此行狀○又筆談云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  
此庭傳言頗有光恠將復建塔余襄公言彼一塔不  
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  
珠之圓者夜亦有光鳥足異也 仁宗從之

慶曆元年才人張氏進封脩媛四年以脩媛  
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  
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  
遣一堯佐不足為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興  
於揚尚 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  
僚奏舉若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記

慶曆三年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  
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 上顧見之問

八九之十

八三

三十四

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 上指其字一一  
問之盡而後已 上之聽納不倦如此記

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  
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  
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  
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  
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  
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  
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  
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



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  
辯拊徃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  
邊亦無事

神道碑

慶曆四年除知制誥復使契丹公前後三至  
虜中盡得情實坐嘗為胡語詩出知吉州

行狀○又劉貢父詩話云余尚書使契丹能為胡語  
契丹愛之及再徃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虜主大喜  
為之酬觴  
還坐貶官

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  
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

九之七

八四

万十四

祕書監知潭州即日馳在道改知桂州公  
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 天子  
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  
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  
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  
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  
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  
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  
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  
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



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擄旣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宥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獻于京師斬之

神道碑

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驛召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

九十七

八五

五十一

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

神道碑

廣之番舶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徠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去

行狀

公資性莊重量寬而容衆有知人之鑒其帥邊也任使賢勇各盡其材嘗所稱薦亦多顯達間常接人溫容遜辭不欲一忤人意及諫諍人主論列時政排斥橫議抵觸忌



諱不少迴避帥二廣首尾幾十年以恩信  
被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  
可以頤指氣使公之文武之材可謂具矣

狀行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  
江主簿王仝善遇之時知韶州者舉制科  
仝亦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已捃其罪無  
所得唯得仝與希古接坐仝坐違勅停任  
希古杖鬻二十仝遂閑居虔州不復仕進  
希古更名靖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

八  
九之七

八  
六

一  
十  
四

職爲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  
叅大政引爲諫官祕書丞茹孝標喪服未  
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  
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靖遷龍圖  
閣直學士王仝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  
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  
詣韶州密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爲諫官  
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  
詔下虔州問王仝靖陰使人諷仝令避去  
仝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籠中



託人餉之所託者恠其重開視竊銀而致  
茶於全全大怒及詔至州官勸全對當日  
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  
希古即靖是也靖遂以將軍分司

記開



九之八

待制王公

公名質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  
官召試賜進士及第通判蘇州知蔡州  
徙廬州降監舒州靈仙觀起知泰州徙  
荆湖北路轉運使權知江陵府同判吏  
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年  
四十五卒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  
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  
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  
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  
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  
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  
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  
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歐公撰  
神道碑

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  
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  
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



加蔡人胡爲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爲雙廟

范文正公  
撰墓誌

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旣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

九之六

八二

五十四

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

神道  
碑

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神道  
碑

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

神道  
碑



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  
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  
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神道碑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  
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  
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  
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  
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  
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  
小人連興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

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  
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神道碑

公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  
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  
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  
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  
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  
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摸之遍遺  
親友聞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貧所至有

冰蘖聲墓誌



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  
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  
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

墓誌

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崇學  
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  
其獄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  
負勢不避也

墓誌

公不治生業畜書萬卷樂稱人之善士大夫  
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

墓誌



九之九

侍讀孫公

公名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初舉進士  
得同學究出身再舉及第華州觀察推  
官知絳州翼城縣辟永興軍司錄監益  
州交子務入為祕閣校理改右正言知  
諫院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  
運使知陝州徙晉州為河東轉運使三  
司度支副使嘉祐元年以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卒年六十

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  
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  
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  
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  
中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  
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  
公為謝顧事非它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  
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  
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  
公自以為得益友



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

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官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

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宮禁事它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



瀘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瀘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瀘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瀘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諍愈

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

墓誌

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在誠行愛民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歛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不



能損又可益之耶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又云公始爲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公同心任事然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

大臣也其不偏於所好如此

狀行

慶曆中孫甫蔡襄爲諫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甫等因薦富弼代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聽則相與求罷爲外官不許遂請退自陳上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有逐言者名自爲計則善也甫自陳以私便求出襄亦以養親爲言先是襄嘗乞告至莆田



迎親而親不果來至是 上乃曰卿昨迎親不來何不遂留侍養襄惶恐不能對甫徐進曰蔡襄所以辭親遠來事 陛下冀萬一有裨補今言既不行蔡襄是以須却

思歸去養親

南豐雜識

孫之翰言慶曆中 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

九堯

五

李立

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



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  
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  
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  
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  
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  
凡月餘不能寐慶曆之間任事者其後余  
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  
而已矣

南豐雜識

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

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爲開門

狀行

九之九

八六

李三

初謝絳知鄧州有惠政慶曆中范仲淹洎甫  
相繼守郡皆號循吏好教育士類今翰林  
學士賈黯鄧人也嘗善三公之爲人因爲

創三賢堂於百花洲

名曰傳

公素羸性澹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  
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  
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  
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  
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  
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



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  
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  
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  
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  
以紓後遂為法

行狀云隣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別藏備官用一不歸于已今

遂為法

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脩

廢察其民樂否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  
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  
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

九之九

十一

李三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  
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  
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墓誌

公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好不與酣  
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為得其  
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  
勢利及也

行狀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

諸孤兒教育如己子

墓誌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



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旣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

墓誌

司馬溫公書公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

九之九

八八

卷

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刀之急它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脩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旣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



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  
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它人固不得  
見也

蘇內翰荅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  
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  
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  
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  
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也  
歐陽公銘公之墓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  
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  
積之厚兮發也光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